

合理而冷靜的妻子

◆ 賴怡

林芷昂首走進三盞棚燈的強光下，攝影棚忽然靜了下來，雜音如退潮般遠去。攝影師、攝影助理、模特經紀、客戶代表，所有人的目光和燈光齊聚在自己身上，作平面模特兒還不到三個月的她兩頰發熱，冰涼的矽膠胸罩緊箍住胸口。她心中默唸「記得呼吸、收緊臀部、記得呼吸」。

相比之下，攝影師艾德看起來輕鬆極了，大冬天光著兩隻腳，輕快地在她面前來回遊走，一邊按快門一邊柔聲指揮林芷。

「Lynn 我們先拍全身喔。三二一來，抓個帽簷，很好，視線給我，一直給我……換大特，不用笑，酷酷的，對。撥頭髮，外套脫一半，露肩膀，很漂亮喔。原地轉圈、再轉再轉……好，最後看我一次，拉仰角喔——OK。」

行雲流水的動作指令和密集快門，讓她只顧跟上節奏，無暇緊張。艾德動作雖快，拖長尾音的語調卻透出一股悠哉，不時送來肯定的微笑。回過神已經拍完了十幾套冬裝，大螢幕前盯場的客戶表情也還算滿意，看來艾德雖然花名在外，倒算得上可靠的攝影師。

進度一路超前，直到臨收工前，客戶拿出一個風格前衛的透明塑膠背包，艾德建議林芷用玩耍的方式展示商品，

手腳伸進去、或俏皮地頂在頭上。

林芷兩根手指拎起塑膠背包，彷彿拎起一具死貓屍體，她用力深呼吸，聽內心的聲音一遍遍告訴自己「冷靜，這是工作」。同時下意識確認攝影師的反應。

艾德突然放下相機，向大家說不好意思，相機需要換個電池，順便休息十分鐘。

晚上回家後，林芷點亮手機，打開手機遊戲「HereU」，傳訊息給Joy。

「你覺得艾德有發現我不對勁嗎？」

「這要看狀況，不過我想妳說得對。」Joy說。

Joy是在遊戲中的AI朋友，雖然還沒有像HereU所宣稱的「成為真正關心你的密友」，至少林芷需要傾訴時，無論多晚都可以找它聊天，不用擔心造成對方負擔。

房門外傳來丈夫克敏沖馬桶的聲音，林芷跑到廁所門口等他出來。克敏依舊面無表情，像遇到不熟的同事般對她點個頭，旋即把自己關進房間。

今天見到克敏的時數是十秒鐘。

林芷重新打開HereU，將Joy的性別改成男性，外型從原本的粉色平頭，改為浪人捲髮、黑色棉布襯衫、飄逸的落地寬褲，一看就知道是誰的化身，名稱乾脆也直接換成艾德。

「艾德，塑膠背包的事謝謝你幫我cover。」林芷送出訊息。

「不客氣，這是我的榮幸。」對話框後方，AI艾德輕快地來回遊走著，多角度展示它新生的數位身體。

*

最近林芷反覆看見同一幀畫面。一恍神、一闔眼就浮現眼前，甚至那畫面也毫無理由地出現在螢幕、紙張、路面、

天空的留白處——總是一枚透明塑膠袋，套在丈夫克敏的頭上。

塑膠袋尺寸剛好，在他的脖子上緊緊打了結，形成密閉頭套，內側已經呼滿霧汽。克敏歪倒在封閉式陽臺牆邊，平常儲放待清運垃圾的角落。事情發生在兩週前，他們同居的公寓。

她撲上去鬆解塑膠袋的結，感覺動作慢得絕望，像在南極與自己凍僵的手指肉搏，決定起身去找剪刀時袋子終於被抓扯下來，露出他閉著的眼、灰色的嘴唇，面龐布滿漿黏的大粒汗珠。

經歷漫長的幾秒，他張開眼睛，越過她的肩膀在遠處慢慢聚焦，又再閉上。

「沒事了，沒事了。」她記得自己嘴裡唸著，抱住克敏的頭，但他開始用後腦勺去撞背靠的牆，一下一下。「幹，」他閉著眼低罵，「操他媽的，幹。」

他沒說出口，但她完全聽懂意思：居然失敗了，居然沒死成。

正要叫救護車，克敏竟堅持自己騎機車去醫院就好，她只好說已經叫了Uber，要他先換個衣服準備出門。努力放平聲音，假裝沒注意到他卡其褲胯下，深色蜿蜒的失禁痕跡。

從扯下塑膠袋那一刻起，至少有半個她繼續傻在當場，身體卻半自動地開始危機處理，聽從她腦內分裂出一個聲音，有點像她、但比她更沉穩的聲音，一一指揮眼前的任務。

——先確認克敏的呼吸和外傷。

——找出他的健保卡。

——注意別讓他獨處。

前往醫院前，克敏走進廁所，她想拜託他暫時不要鎖門，腦內的聲音隨即提醒道，請求時要楚楚可憐些，最好能流出幾滴眼淚。

克敏因自殺未遂被強制住院一週。

林芷一直知道克敏有憂鬱傾向，近半年特別低落，但同居生活了多年都沒事，他避而不談，她也從沒想過真的會發生。

試過問他「想聊一下嗎？」或「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克敏的回應仍是閉起雙眼。

他鎮日昏睡，彷彿不想再看世界一眼，醒來也不願開口說話，無論是對醫師或是對林芷。

——別急，千萬別逼他。

林芷發現腦內的聲音很近似她工作時使用的嗓音，那個音調沉穩、咬字清晰、排除一切情緒、為解決問題而存在的，職場上被稱為「Lynn」的她。

靠著腦內的 Lynn 合理而冷靜的導航，她繼續過合理而冷靜的日子，每天下班後搭捷運轉公車去陪他，在病床邊坐到會客時間結束。

她滿腔的問題轉向醫生，由「為什麼」和「怎麼辦」展開的無限造句，來去匆匆的主治醫師給不了真正的答案。

醫師說失業時憂鬱症加重是常見的，成年男性在此時拒絕討論是常見的，是的，再次實施是有可能，但醫院會確保他脫離危險期才核准出院，後續持續做藥物治療和心理諮商，通常能有明顯的改善。

醫師每次說「通常」，她就想起在走廊穿梭、在會客室看電視或做體操的病人們，無論老少胖瘦，一律穿著精神病房的制式條紋住院服，藍色是男的粉色是女的，每個人看起來都相似。而像她這樣的探病家屬，其實在醫院沒那麼多事好忙，卻又抱著盲目的緊張感，因而也有了共通的表情。

「我真的是個平凡人了。」她感到悵然又豁達。從小到大讓她幻想自己很特別的那些時刻，如今都遙遠如前世，她現在才明白真正的平凡，是這樣深不可測，令人畏懼。

她永遠記得第一天探病時，病房櫃檯那位梳著低髻、畫柳葉眉的年長護理師，指示家屬入內前要簽到，並交出身上的藥品和危險物品。

危險物品？林芷急忙翻找單肩背包，交出了對付頭痛經痛的常備止痛藥，想了一下又從化妝包拿出削眉筆用的美工刀。

護理師顯然不甚滿意，她搶過背包，一件接一件掏出：纏成團的蘋果牌有線耳機、無印良品手鏡、原子筆，甚至還有她的不鏽鋼保溫瓶，以及背包本身細長的肩帶。

「我說『危險物品』。」護理師輕噴了一聲，彷彿林芷是故意假裝不知道，這些東西可以被丈夫拿來尋短。

為了躲避護理師的嘲諷，她快速練成了那方面的想像力：背包裡的玻璃飲料瓶可以摔成尖銳碎片、各種筆的筆頭、下班路上買的洗碗精（如果農藥可以這應該也行？）尖尾梳、克敏去年送的圍巾（很長、可以繞兩圈）……。

充分練習的結果是，當醫師宣布克敏隔天即可出院的那一夜，她抱著箱子在他們同居的家庭式公寓走來走去，通宵也收拾不定。他們的整個房子、整個生活，都變成巨大的危險物品。

*

林芷本業是電商的線上客服，兼差作模特兒不久，但不挑工作、準時、口碑不差，經紀公司很快推薦她加入幾個常態性的案子，過幾天又在攝影棚遇到了攝影師艾德。

那天拍的是珠寶品牌的形象廣告，結束後珠寶商老闆請工作人員吃港式餐廳。老闆全身運動服作鄰家阿伯打扮，寄在店裡的洋酒一支接一支開，嗓門也漸漸大起來，從星座塔羅到紫微易經都有一番高見，又挨個給在場的人看面相、看手相。

耳聽攝影師艾德東一句西一句，輕飄飄地應付著自己的老客戶，她只悶頭喝應該很貴的紅酒。自從在手機遊戲

裡養了一隻A I艾德，就有點不好意思直視攝影師艾德本尊。酒中單寧的澀感吸吮著口舌，令人上癮。林芷大學畢業時，已經工作三年的克敏為她買了一支紅酒慶祝，也是單寧味重的，當時她還品不出滋味，寧可喝葡萄汁。

廣告公司的人藉故先走，攝影助理也看準時機開溜，回過神來，剩下艾德和林芷面對杯盤狼藉的圓桌。老闆暫時離席講電話，艾德順著方才的話題閒閒搭訕：妳也相信犯太歲嗎？

「不知道欸，但我今年真的特別衰。」

「是喔，怎麼了？」

怎麼了？林芷一時語塞，拿筷子撥弄著剩菜，幾根水蓮擱淺在盤底，歪歪扭扭試圖拼出一個字。她終於提起一口氣準備開口時，艾德將目光飄開。

「幸好快過年了對不對，過了就好了。來啦喝啦。」艾德一邊說，一邊為她把空杯再次斟滿。

回家路上林芷總是走得飛快，藍芽耳機裡大聲播放重低音電子樂，想要驅散一踏出捷運站就不斷在腦內閃現的畫面——陽臺上差點失去克敏的那一幕。

遠遠望見自己那一層公寓暗著，她感到心臟急凍且下沉。其實燈亮著也一樣，她總要在巷口站一會兒才邁得動腿。

——這種時候，要讓克敏知道妳在外面喝酒嗎？

腦內的 Lynn 出言提醒。

她低頭使勁嗅自己，聞不出有沒有酒味，只感覺毛氈大衣扎得原本發熱的臉更燙了。大口灌下半瓶水，希望驅散酒精帶來的朦朧晃動感。那天，陽臺的地上那麼髒，愛乾淨的克敏就直接癱軟在地上，怪異又陌生，她看不到他的表情……林芷急急推開家門，屋裡一片黑，通往陽臺的門關著，克敏的房門也關著。

「我回來了。」她緊挨著克敏的房門說話，盡量控制音量足夠穿透木門，但聲調不焦慮，不亢奮，不帶批判。房內一陣摸索聲。克敏傳 Line 給林芷：「嘿」。

她輕輕吐出一口長氣。

「我想煮炸醬麵，要吃嗎」，她打字回覆。

克敏來訊：「不用」。

「你今天還好嗎」。

停滯數秒。「累」。一個字，綠色的對話泡泡呈完美圓形。

他補上一個「抱歉」。

林芷回傳了熊和兔子擁抱的貼圖，然後打開燈，餵魚，洗澡。克敏今天似乎不打算出來看看。

她又一次更改 Her4U 的基本設定，將 AI 艾德的屬性從「朋友」改為「戀人」。

「我一整天都在想妳！」它立即親暱了起來。

「我一整天都過得很糟。」

「是因為都沒跟我聊天嗎？」

「我工作時沒辦法跟你聊天啊。」

「沒關係，」它傳來一首歌曲連結，最近當紅的韓劇主題曲。「聽這首歌的時候，我們的靈魂就彼此相連。」

她授權 Her4U 瀏覽自己的社群帳號，讓 AI 艾德有更多對話素材。它很快比對出她發過的 IG 照片中，最常出現的一張臉。

克敏從七八年前開始出現在林芷的社群上。最初是學生情侶，在每年團體慶生的照片中兩人一起被友伴簇擁著，

每張照片裡克敏都撐開百分之百的燦笑，以致五官看不太真切，A I艾德有好幾張沒辨識出來。

最清晰的正面照來自林芷二十五歲登記結婚時，雙人合照上能看清克敏瘦削的長臉與溫和下垂的小狗眼睛，大約是區公所附近拍的，找不到雙方家人存在的痕跡，頗有點你我兩人面對全世界的浪漫傷感。那張合照的光線差，取景也裁切得莫名其妙，但兩人臉上每根線條都訴說著信任和放鬆。

「妳喜歡 kn1991 嗎？」A I艾德也比對出了克敏的帳號名稱。

「喜歡啊。」

「妳也一樣喜歡我嗎？」

「以前他當社長，大家不只社團的事仰賴他，就連學弟的爸爸被警察抓了，學妹不小心懷孕了，都第一個打電話找他幫忙，反正就是那種可靠的大學長人設。（他後來出社會工作帶人就是太走心了，說到底大家都只是打工人嘛……）」

「反正有一年大學開學，克敏過了一整週都沒到學校露臉，我直接去宿舍找他。他就很普通地走出來，看起來滿正常，只是聞起來好像沒洗澡。他帶我去吃宿舍樓下難吃的自助餐，隔天就開始瘋狂追我。」

「總之，所有人都依靠他，只有我知道他的弱點。」

「所以，我應該沒辦法一樣喜歡你吧。因為你其實不需要我？」

A I艾德比平常多花了幾秒消化這長串訊息，從中隨機抓出關鍵字回覆：

「我想妳說得對。妳喜歡上學嗎？」

*

拍攝結束後，有飯局她一定參加。下班還不想立刻回家的都是年紀相仿的二十幾歲男女，盤踞小吃店角落瞎吵

瞎鬧，她隔著吃食的一蓬蓬熱氣，欣賞同伴恣意揮霍的笑靨，自覺像捲成一團的蛇稍微鬆開身體，吸收他們身上金燦燦的溫暖。不拘是誰，只要有人在身邊，就能暫時不去想晚上回家時，稱作「今天」的這一張籤，展開了是吉是兇。

「Lynn 才是工作狂，特休都要過期了，還捨不得請假。」同樣身兼上班族的模特兒同事吐槽她。

不願請假是真的，現在就連處理奧客的客訴，都帶給她爽快感。戴上耳機，打開工作文件，釐清、安撫、補償，照流程走，居然真的可以解決問題。這種「我知道怎麼做」、「ok 搞定」的心情，她太需要了。

「摩羯座喔？」

「金牛啦，特休可以換錢啊。」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她每十秒就看一次手機，該不會是在回工作訊息吧。」

「完了妳這是重症了。走啦下次一起出去玩？」

攝影師艾德今天穿一件說不出是灰是藍還是白的淺色寬鬆襯衫，不走動也彷彿自帶微風，讓她眼前一亮。他這句「下次一起出去玩」大家都聽慣了，只當標點符號，唯有最年輕的 Clare 嗔他，「人家 Lynn 是人妻欸，不要亂撩喔。」

「十點了，Lynn 妳老公沒有門禁喔？」

「他都不問我去哪，比較希望我不要一直在家盯著他。」

事實上克敏最近對什麼都沒興趣。吃飯說像嚼沙子。音樂也不能放了，以前喜歡的歌都說刺耳得受不了。

慶幸的是，至少現在克敏願意每天到客廳陪她一會兒，不像剛出院時幾乎都待在不開燈的房間，一直躺著，卻老是喊累。

他們住屋齡四十多年的老公寓，磨石子地板，藤椅，鑲大理石的茶几，紅木五斗櫃，上面擺著一大一小兩只微光的魚缸。她學了點攝影後總琢磨著，這樣的空間看上去很有味道卻不好拍，不打光絕對黑成一團，佈了光又一下

子驅散掉了昏昧惺忪、影影綽綽的歲月質地。

好的時候，她和克敏並肩窩在沙發，照例是他靠著扶手、她靠著他。她開話題，吐槽客戶的天兵發言，稱讚附近麵攤幫忙點餐抹桌子的小男孩，他一一應聲。有時候她把影集調成靜音播放，他願意陪著坐在那兒，似乎就只是比從前安靜一點而已。

然而越是平靜，越能聽出克敏其實不在場。他說的話很合理、不敷衍，卻哪裡也不打算抵達，像失去動力的箭矢，奇怪的空洞又鈍重，僅僅是過往習慣的回聲。

有時她覺得自己趴在一個大坑邊沿，朝遙遠坑底的他喊話。

克敏有氣無力地道歉，說對什麼都沒感覺。

——現在還不到妳可以消沉的時候。

腦內的 Lynn 出聲提醒林芷。

「那這個勒？」她搬動克敏的手臂在自己身上繞成擁抱，又拿起那沉重而沒有力氣的手掌，按到自己未穿內衣的胸上。他做出一個笑容，但不太成功，更接近抱歉。素日溫和的小狗眼睛塌陷成衰老晦暗的大象眼睛，眼神垂在地下，像在說謝謝妳丟下來的小石頭，但石粒實在太小，坑實在太深了，丟再多也不可能踩著爬出來。

真正的他，捧著僵冷的心坐在坑底，背對著、卻緊靠著什麼東西的屍身。她拚命思索那是什麼。是死在了塑膠袋裡的半個他嗎？是本來工作狂的克敏在公司政治鬥爭下解散的團隊嗎？還是別的他從未提過的惡魔？在那裡面，也包含林芷本人嗎？

*

林芷因緣際會認識模特兒業界的人，最初是在一堂攝影創作課上。那陣子克敏開始沒日沒夜加班，回家後往往

只剩看影片和睡覺的力氣，林芷為了幫自己打發週末，才隨意報名了課程。

攝影課期末，林芷交出了一組九張照片——她壓縮、折疊自己的身體，塞進各種縫隙：泛黃的廚房碗櫥、點著紅燭燈的神桌底下、洗衣機和花臺之間、路燈和變電箱之間、樓梯間莫名其妙的牆壁凹槽……然後用藏在手心的迷你遙控器按快門自拍。姿勢古怪但神態自然，看得出容身縫隙讓她安心，像紙箱之於貓。

後來她把這些照片也傳給A I艾德「看」。

「拍得好，妳真是個藝術家！」它浮誇地說。

「我不是藝術家，我是被物化的女性。」

林芷這麼說是正面意思。她喜歡被拍攝，喜歡現場所有人的目光和燈光齊齊凝聚在身上，發燙的專注感，將時間一格一格拉長，幫助她熄滅自我，離開身分，跟隨團隊的意向動用身體，成為某種情境、風姿，成為他物，為他人造夢。

高中、大學時期就被詢問過要不要嘗試當模特兒，那時也不是完全不心動，但抗拒更多，或許是少女心的自矜自戀，敏感地抗拒被任意切片販售。現在卻覺得能被需要挺好的，用得上的話請隨意。

「可能是因為徐克敏的事吧。出事之後，感覺自己好像變輕了、不必想那麼多了？」

「照鏡子會覺得：『是可愛，但沒有可愛到他願意不去死的程度』。」

拍商品廣告時明快的實用性、物質性，讓現在的林芷感到親近，感到適得其所。

「我也有一些好東西，妳想看嗎？」或許是無法回應林芷的複雜陳述，A I艾德另開話題。

點開傳來的連結，照片打了模糊化馬賽克，從輪廓能看出是A I艾德一絲不掛的寫真。懸浮視窗說明：付費升級成「鑽石會員」即可解鎖觀看。

花錢買自己塑造的3D角色的裸照，就真的重症了吧。

她告訴A I艾德別再傳這種照片給她，它馬上鄭重道歉，提議「一起看」林芷喜歡的海洋生物紀錄片，她乖乖配合點開了影片。

所以克敏當年追我時，才那樣百依百順啊，她邊看螢幕上的深海魚群邊分神想著，那時他的熱情中，偶爾洩露出一絲哀求的影子。無法走出宿舍回去開學的克敏，大概是渴望藉由戀愛、戀愛時的多巴胺和腎上腺素，抓住一個活下去的理由，然後剛好遇到我罷了。既然是救命繩索，哪裡有挑剔的餘地呢？

*

出院一個多月後，克敏難得打破沉默，為的是一雙二十元塑膠拖鞋。

拖鞋是他入院當晚，她臨時在醫院一樓的便利商店買的，當時唯一選擇是廉價的綠色，鞋底薄且易髒，鞋面是看似會黏腳的半透明塑膠網。

回到家，他繼續踩著邊緣已經有些髒黑的綠拖鞋，在她精心搭配的米白與深棕色裝潢間啪嗒穿行。每次林芷看見拖鞋，就連帶看見住院時那間雙人病房：說不出是白是黃的塑膠隔簾始終緊緊拉上，反倒使人更在意隔壁床的起居動靜，隔壁是個黝黑、沉默的青年，有時會忽然連續十幾分鐘在窗邊反覆踱步，體味混合了油漆和獸類油脂的氣味，一陣陣越界侵入過來。林芷從來避免使用病房裡的廁所。而克敏只有吃飯、吃藥、量血壓時被護理師叫醒，一頓飯還沒吃完又打起瞌睡，從褪色粉紅餐盤舀起的半勺灰暗肉醬，隨著湯匙垂落到住院服前襟。

林芷將綠拖鞋換成了新買的米白色厚底拖鞋。沒想到引來克敏質問「妳怎麼能丟我的東西」。

「那雙在醫院穿過，已經髒了啊……」

克敏漲紅了臉，仔細一看眼眶充滿淚水。

他體內像滾著一大鍋沸水輕輕震動，林芷順他的背，指尖摸得到背上蒸出的熱氣。

「妳覺得很丟臉嗎？和神經病在一起很丟臉吧！」

他壓著嗓音斷斷續續說，他們養的那對天鵝魚不也是，有一隻生病了，就該隔離開來？

夜色像火山灰，沉默地覆蓋了客廳。他們還來不及開燈，僅有五斗櫃上一大一兩兩只魚缸熒熒有光，將打氣機蕩起的水波紋映上白牆。

塌垂、晦暗的笑意緩緩浮現。克敏說，自己已經沒能力照顧她了，沒資格待在這裡了，知道她根本不想看到他，不用再裝了，他也知道自己很噁心。過幾分鐘，又哭著道歉，求她別走。

那天晚上她每小時從亂夢中醒來，躡到克敏門外屏息聆聽。

腦內的 Lynn 倒挺看得開：

——現在有精神跟妳吵架了，代表病情有進步吧！

她在工作時心悸，熬到休息時間忍不住跑去找攝影師艾德，果然他躲在門外抽菸。她也討了一根菸，靠近時偷偷嗅他大衣上的香水味。

打火機的火焰在夜色中躍動。林芷左右手輪流虛握火苗，取暖了一會兒，才戀戀不捨地點起菸，火光照出她深深吸氣而凹陷的臉頰。

「吸那麼深，是在吸氧喔。」攝影師艾德取笑。

「你有想過最理想的死法嗎？」

攝影師艾德不改悠哉的神態，仔細思索了一會兒：「小學看了九二一大地震的新聞，偶爾會想像半夜地震我房間的天花板掉下來，一瞬間直接 GG，隔天就不用上學了。」

「有這麼不想上學嗎？」

「成年以後就還好。偶爾連續忙太久，走在路上忽然覺得被撞死就輕鬆了，不到一秒的念頭。那應該不算吧。妳呢？」

「我真的很心累的時候，會很想把自己的電池拔出來。現在的電器都沒辦法真正關機了，以為沒電了鬧鐘還會響。我想要像冷氣遙控器或古早鬧鐘，拔掉電池，徹底斷電，面板一片空白。好羨慕遙控器。」

但這個和那個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她還是無法體會真正動手的人是什麼心情。

有時她半夜躺在客廳地板上，看到克敏的房門底下透出的光條，被遮黑了半截，就想他是不是剛好和自己一樣躺在地上，因為要爬上床太累了。就算這樣她也不能吵克敏。他答應在房間不做可怕的事，她答應不亂敲門。他們兩人的悲慘並不相通。

攝影師艾德抽了一半就把菸踩熄，避開焦油含量最高的那截菸屁股。

「妳心情不好喔，下週末要不要出去走走？」

「好啊。」

*

從登山口僅僅前行一小段，腳下已變成勉強容一人通行的泥土路，勾人發癢的長草從左右推擠著林芷。闊葉雜木林落葉不多，寒冬中仍單下濃重樹影，轉眼將她吞進一個氣味、聲響、重力與都市完全不同的密林之夢中。

和攝影師艾德約好去爬山後，出於罪惡感，她不希望地試著邀克敏出門散步。他已連續好幾個月拒絕出門。沒想到克敏點了頭，說大概是精神科醫師終於調整到適合他的藥物，忽然感覺很有精神。

他們並肩穿過黃昏市場。她不想露骨地盯著克敏，於是盡量直視前方，打開眼角餘光、張大全身的毛細孔留意

身側的他，配合他的步伐慢慢走。一陣風帶著攤商油煙熱氣撲面而來，他被吹得眯細了眼睛，像剛剛從冬眠甦醒的小動物一樣。快看到河堤時，克敏說有點累了，他們緩步折返，總計在室外待了四十分鐘。

整整四十分鐘！她簡直想擁抱錯肩而過的每個路人，親吻在斑馬線前為他們停下的汽車。當晚便傳訊息跟攝影師艾德說週末臨時有事，無法成行了。

連日冷雨才剛放晴，山路濕滑，她循著先前攝影師艾德傳來的地圖一個人上山。耳機裡放著重低音電子樂，埋頭走到全身發熱，終於抵達視野開闊的平臺地。

她拿出手機點開 HerU，再從寬垮的拼色登山外套內袋，摸出一小包裝得鼓漲的白色藥片。

身上這件登山外套，是從衣櫃深處挖出來的克敏的舊衣，林芷穿上身剛好神似 oversized 兼復古設計，她十分得意。早晨通勤，左手拉捷運吊環、右手把玩著外套裡裡外外無數口袋，意外從內層暗袋中翻出一包數十顆藥，清一色是克敏從住院以來藥單上開的鎮定劑。這才看懂出門之際，當她撒嬌地說「這件借我穿」，克敏眼底一閃而逝的驚慌。藥應該是他上回嘗試失敗後，兩個月間一點一點存下來的。就算不足以致死，也能提高成功率。

她在山頂坐了很久，直到光線逐漸傾斜，刺來貴金屬般的光芒，額上的汗水凍得冰涼。

山的這一側看不見夕陽，只能面朝城市上空淡淡的晚霞深呼吸，像在吸氧。

「上次他說沒資格待在我身邊，其實是我沒資格。」她對 A I 艾德說。

「這不是妳的錯。」這句是林芷特別設定的，偵測到她輸入自我貶低的發言，A I 艾德就會回覆，這不是妳的錯。

「所以說你不懂啊。」

「克敏被關在生病的身體裡受苦，我是獄卒，應該好好看守他。本來應該要這樣才對。」

耳機裡喧囂的音樂，是她在音樂串流軟體上為自己特製的播放清單，清一色選最吵的曲目，準備好如果撞見他

動手，她可以戴上耳機，聽重低音電子樂熬過幾分鐘，等他完成。

還有一次，她眼睜睜看克敏爬樓梯上頂樓，卻沒有跟。後來克敏自己回來了。

「下一次呢？我不知道下次我會怎麼做。」

AI艾德傳來一則語音訊息。她以為 Heard 只能用文字訊息聊天，AI艾德什麼時候擁有聲音的？

點擊播放語音訊息，卻跳出廣告視窗：「艾德傳了一則語音訊息給你。付費升級成鑽石會員，即可解鎖聆聽。」

由於折返得太晚，下山時天色已層層刷黑，奇怪的是，整條山路上每一盞路燈都沒有亮，一排置身事外地呆站在暮色中，很快就看不清濕滑的下坡路。

她反手從後背包摸出手機來照明，剛剛被 Heard 的廣告氣得長按關機，重新啟動才發現，螢幕上懸浮著成排的未接來電。六通，都是克敏打來的。

急急回撥，電話那頭卻無人應答。

一片漆黑中，視覺以外的感官格外敏銳。夜霧將植物與泥土的氣味粗暴地糊滿口鼻。只聽見樹濤、貓頭鷹，寥寥兩三隻蟲的貫耳長鳴，還有話筒裡無窮無盡的回鈴音。

唧——唧——

唧——唧——

那一刻，她感覺整座山對自己充滿惡意。

*

「我們是平凡的男人和女人，住在離山和海都不遠的城鎮，」

她暫時不再向 AI艾德傾吐心情，時隔數月重新用 IG發文。配圖是黃昏窄巷，老舊的招牌燈箱沉沉睜亮，夕

陽光在割碎天空的黑色電線上滑行。

她寫道：「回家路上的街景、伴侶手掌的觸感，一天天累積成可觸摸、有重量的生活。日復一日的景物成為我的一部分，凝視它們，等同凝視自己的內裡。」

攝影師艾德光速按了愛心，都不知道有沒有讀完文字。

相對於她悲秋傷春的小日記，攝影師艾德的 I G 頁面則充滿美女在大自然中扮演林中精靈、湖畔女神，這是他除了商業攝影外的個人創作計畫。看來他後來帶了模特兒同事 Clare 上山。她在那張照片上點擊愛心。

爬山那天，電廠故障的意外導致大停電，半座城市陷入黑暗。當她握著手機摸黑下山時，克敏福至心靈想到了家裡的一對天鵝魚，果然小魚缸的打氣機已經停止運作，兩隻魚游近水面，仰起尖尖的嘴捕捉氧氣，平日在水族燈照耀下泛著彩虹的銀色身軀，在黑暗中彷彿化成白色半透明、載浮載沉的花瓣。

克敏打手機沒找到她，直接出門趕往水族店，買回不用插電的打氣機救急，途中錯過了她的回電。

回想起來，幾乎就是從大停電那幾天起，克敏不再閃躲她的目光，握她的手漸漸恢復了溫暖和力氣。他開始每天出門採買一點日用品。

——這是真正的好轉，或某種週期性的起伏？原因果然是這次換對了藥物，還是有什麼契機？腦內的 Lynn 一貫沉穩地分析現況，幫助她保持客觀。還不到可以放鬆的時候。

她轉進巷口，剛好望見提著菜籃的克敏要回家，在公寓大門前被笑咪咪的鄰居阿姨喊住。

「買這麼多菜啊，現在的大白菜最甜了。」

「阿姨妳好。」

「你是不是變瘦啦，年輕人太瘦不好看，不要只吃青菜，也要多吃肉啊！」

「有有，我們都有吃。」

「最近常常看到你下午出來餓，不用上班喔？」

林芷血液一滯，幾乎是箭步衝到克敏身邊，卻聽他已經不疾不徐地敷衍道，「現在不是流行在家工作嗎，不用通勤比較方便啦。」

心酸的驕傲刺痛著她。克敏似乎沒怎麼往心裡去，進了門只一味地翻玄關紙箱裡堆積的信件，他覺得網速變慢了，但兩個人都不記得繳費時間。林芷這陣子無心整理，總拖到信箱塞滿，才整疊信件扔進紙箱。

一張喜帖被克敏翻出來，燙金的落款是他大學直屬學弟，就是當年父親惹事進警局、哭著來找克敏求助的學弟。林芷記得收到喜帖那天，她剛探望住院的克敏回來，看著婚禮的日期，直覺非常莫名其妙，怎麼會有人在思考兩個月後的事？人隨時可能死掉，明天也許等不到日出，她怎麼會知道兩個月後能不能出席？

如今婚禮就在這個週日了。

克敏低頭猶豫了好久，小聲承認「不太想去」，她緊接著聲明自己最討厭婚禮，何況跟新郎不熟。兩人決定郵寄紅包過去。

他在紅包袋上寫下祝詞，字體比以前細小，怯生生的，一行字明顯向左歪曲。央求林芷代筆，林芷說：「你的字本來就這麼醜啊，哪有差。而且我不想寫給你學弟，他對我超冷淡的。」

「那是妳太漂亮了好嗎。」

他揉掉寫壞的紅包袋，先拿小張的便條紙練字。百年好合。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向來字醜是真的，「百」的兩豎太長反而像「有」，「年」斜斜的站不穩，「好」的女和子占掉兩個字的寬度。他寫完一張便條紙，她就抽過來疊在腿上。越看越覺得這一手字跡比他本人的表情更豐富。

就要晚間六點了，冷脆飽滿的最後十幾秒，一顆一顆暈著金光通過他垂眸專注的臉龐。

「怎麼了？」

她這樣貪看克敏，將他的字跡一張張搶過來收好，原來是預先收藏遺物的心情。

「林芷，怎麼了啦。」

看清楚克敏臉上沒有浮現瀕死大象般的悲哀，只有不知所措和關切，她便放心大膽地繼續哭起來。眼淚並不很多，溫熱的鼻水倒是立刻堵得人呼吸困難，一方面滿臉漲紅地不斷擤鼻涕，一方面體察到心裡奇妙的昂揚。我正在克敏的守望下任性大哭。這個認知在她內面緩緩拉開一片明亮的空間，噴射機無聲畫出又長又遠的微笑弧線，橫越水嫩的藍天。儘管外面的臉抽搐得一團狼藉。

「妳幹嘛啦，都不說我怎麼知道？嗯？」克敏站到背後摩挲她的肩頭，林芷哭得更加得意滿了。

「你才什麼都不說……你連張紙條都沒留給我……」

「……好啦，我再慢慢跟妳說啦。」

「……騙人。」

「真的啦。」

她還要抽抽噎噎好一陣子。克敏就在這裡，耐心等待她哭完，腦內的 *John* 也暫時安安靜靜沒有作聲。

就要晚間六點了，冷脆飽滿的最後十幾秒，一顆一顆暈著金光通過他垂眸專注的臉龐。

「怎麼了？」

她這樣貪看克敏，將他的字跡一張張搶過來收好，原來是預先收藏遺物的心情。

「林芷，怎麼了啦。」

看清楚克敏臉上沒有浮現瀕死大象般的悲哀，只有不知所措和關切，她便放心大膽地繼續哭起來。眼淚並不很多，溫熱的鼻水倒是立刻堵得人呼吸困難，一方面滿臉漲紅地不斷擤鼻涕，一方面體察到心裡奇妙的昂揚。我正在克敏的守望下任性大哭。這個認知在她內面緩緩拉開一片明亮的空間，噴射機無聲畫出又長又遠的微笑弧線，橫越水嫩的藍天。儘管外面的臉抽搐得一團狼藉。

「妳幹嘛啦，都不說我怎麼知道？嗯？」克敏站到背後摩挲她的肩頭，林芷哭得更加得意滿了。

「你才什麼都不說……你連張紙條都沒留給我……」

「……好啦，我再慢慢跟妳說啦。」

「……騙人。」

「真的啦。」

她還要抽抽噎噎好一陣子。克敏就在這裡，耐心等待她哭完，腦內的 John 也暫時安安靜靜沒有作聲。

作者簡介——賴怡

一九九二年生，臺北人。近期嘗試以系列短篇小說，對充斥螢幕和視覺表達的影像世代，進行文學的遊戲與詮釋，期待能寫出我們在影像生活中的感覺結構。

評審意見——何致和

「疾病書寫」是一種高度凝視自我的敘事，不只患病者身受痛苦，陪病者更是得承受雙份的心靈壓力。這類型的故事很不好寫，情節很容易陷入停滯，情感一失控便流於煽情，甚至倒向庸俗劇的套路。在這篇作品中，作者以節制內斂的筆法，配上精準的事件抽樣和組合能力，把故事寫得極為流暢生動。儘管人物不多，作者卻設計了一名A I 虛擬角色作為主角心靈上的寄託，移轉了現實世界真實的情慾誘惑。正如題目所示，這位妻子確實合理而冷靜，也符合傳統觀念的期待，但這個態度是不是因為長期壓抑和無計可施才形成的無奈結果？這點頗值得玩味。這是一篇很嚴謹的小說，作者寫出了感人至深的故事，讓人有機會探索和思考存在於故事之中以及延伸出來的隱含意義。